

續三俠刻

下

单田芳



单
田
芳

续三侠刻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哈尔滨



658275

责任编辑：斯 君

封面、插图：王玉泉

续三侠剑

Xu San xia jian

单 田 芳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3.25 ·插页 6 ·字数 915,000

1988年3月第1版、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0

ISBN 7-5317-0113-8/I · 114 定价：9.20 元

内容提要

新编历史评书《续三侠剑》讲的是清康熙年间的武林故事，全书以胜英保镖为主线，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激烈冲突。

此书从旧小说演变而来，经评书演员单田芳锤炼加工，已剔除糟粕，读来饶有兴味。

本书七十六回，分上、中、下三册出版。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王令为友豁老命	马九仗义发庄兵..... (1)
第五十二回	九龙山前排战场	三小奋力胜三寇..... (16)
第五十三回	黄三太飞舟驰援	常八海途中遭劫..... (33)
第五十四回	太平桥三太斗六虎	隐逸侠一掌解前仇..... (49)
第五十五回	众义侠兵败海口	周少侠救人遇险..... (67)
第五十六回	周杰被救悲中喜	侠女情笃喜中悲..... (83)
第五十七回	金头虎二上九龙山	白姑娘倒反十海岛..... (98)
第五十八回	天门侠假公济私	静文剑怒叱海宽..... (116)
第五十九回	昆仑侠拜山入虎穴	蒋伯芳棍扫连环堡..... (133)
第六十回	绝命老人施毒计	夏侯商元会劲敌..... (151)
第六十一回	舍己为人胜英拜山	居心不良铁氏定计..... (167)
第六十二回	酒宴前刀光剑影	书斋内险象丛生..... (184)
第六十三回	白世伦受蛊丧命	神镖将自愿被缚..... (205)
第六十四回	铁公山得寸进尺	谭桂林力挽狂澜..... (224)
第六十五回	指迷途诸葛献策	抓人质欧阳进山..... (242)
第六十六回	攻心战许氏醒悟	道利弊二坏下书..... (261)
第六十七回	换人质群雄受骗	陷重围死里逃生..... (278)
第六十八回	荒村投宿驱魔鬼	林旁受劫战五寇..... (298)
第六十九回	四小被困尹家寨	贾明遇险会苗王..... (317)

第七十回	假应亲偷梁换柱	真发兵攻寨救人……	(334)
第七十一回	苗兵血战尹家寨	三侠路遇风尘叟……	(353)
第七十二回	杨香武巧施脱身计	朱伯涛怒上九龙山……	(370)
第七十三回	飞老鼠煽风点火	昆仑侠以正驱邪……	(388)
第七十四回	二小奉命请门长	忙人偏遇被难人……	(404)
第七十五回	金头虎大闹段家岭	红衣女剑扫众群魔……	(422)
第七十六回	二剑登山会四绝	胜英被救离虎口……	(440)

第五十一回

王令为友豁老命 马九仗义发庄兵

小英雄萧银龙的傻哥哥孟金龙让人给抓住了，他可就有点着急了。他误认为对面这老头是九龙山的贼，不由得火往上撞。他把掌中一对判官笔挥动得呼呼山响，高声断喝：

“老匹夫，你把我哥哥放了，咱无话可谈；若不然我杀进你的贼窝，连男带女一个不留！”

在他身后的张大猛，张小灵也骂不绝声，这老头一听很不高兴，眯着小眼睛不住冷笑：

“哼，小娃娃胎毛未褪，乳臭未干，口气可不小啊。你们张口贼长，闭口贼短，根据什么说我们是贼？难道老朽我胸前贴着贼字吗？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看看你们是何许人也！”老者说着话，手托一对钢球，提着五金的拐杖直奔萧银龙。小侠客也不示弱，把左手的判官笔一晃，正手的判官笔一翻，奔这老者迎面便砸。“刷！”兵刃就到了。老者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子往旁边一扭，萧银龙的判官笔走空；这老者把五金的拐杖抡起来砸肖银龙的手腕子，银龙赶紧把右手撤回，左手一翻使了个“单风贯耳”，奔这个胖老头的脑门就砸来了。

“老匹夫你接家伙吧！”老者不怠慢，使了个“缩颈藏头”，往下一蹲，萧银龙的判官笔又扫空了。小侠客把两只笔并在一起，从上至下，奔这老头子脑门便拍；老者一看这漂亮小

伙果然有两下子，发招更快，动作敏捷，如果要迟疑一点，不死也得带伤啊！老者无奈，把左手的五金拐杖往空中一横：“砍！”正碰萧银龙的双笔上，银龙这对双笔是钢的，老头这拐杖是五金的，碰到一块儿是火星四溅，“噹啷啷啷”，老者没觉得怎么样，萧银龙觉得受不住了，就觉得虎口发酸两臂发麻，这两只笔就好象烧红的铁条，都有点烫手啊。银龙无法忍耐，一抖手：“哎哟！”结果把双笔崩飞，“噹啷啷啷”崩出去十几丈远落在地上。小爷一看不好，扭身要走，老者一笑：

“娃娃来得容易，想走可难了，你给我站住！”说话间他把手一扬，就扔出一只铁球来，闹了半天，这对铁球既能活动筋骨，又是暗器。就见铁球挂风一道银光，直奔萧银龙后背。萧银龙虽然没看见但是他听见背后恶风不散，就知道人家是用暗气了。凭着经验，使劲往旁边一躲，后背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这只铁球正打到肩膀上，耳轮中就听“拍！”萧银龙站立不稳，横着就栽倒在地。他刚想就地站起来，胖老头把大肚子一甩，“噌！”就蹿到他面前，把大胖脚一抬将萧银龙踩在脚下：

“别动，来呀伙计们，绑！”众庄客闯上来把萧银龙给捆上了。萧银龙还有点不服气呢！一个劲瞪这老头，这老者假装没看见，哈腰把铁球拣起来。再说张大猛和张小灵正给银龙观战，眨眼的功夫萧银龙让人给抓住了，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所以就各摆兵刃，扑奔这胖老头打过来。张大猛抡起混铁大棍搂头就砸；张小灵舞动鬼头刀砍老头的双腿。这胖老头一看：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是欺负我，俩打一个，好好好，我瞅瞅你们有什么能耐！这老者一个对付他们俩个，结果小哥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也就五六个回合，老

者反手一拐仗，正拍在张大猛屁股上，张大猛站立不稳，“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被庄客生擒活拿；张小灵打垫步刚跳出去，老者把手一扬，又扔出一只铁球，正打在张小灵左腿上。“啪，扑通！”小灵也摔倒在地，被庄客也给抓住了。这老者把铁球拣起来，一摆手：“回庄。”人家是大获全胜，回庄了。

庄客们把门关上顺着大道往街里走，工夫不大就把这小哥仨押进一所宅院。萧银龙闪目一看，这个院还真挺阔气，方砖铺的地又干净又整齐，四外是一丈多高的围墙，院里栽着几棵大树，正房五间当间串堂门，院里站着不少的彪形大汉，全都过来给胖老头施礼：“庄主回来了。庄主回来了。”

“嗯，回来了。”老头在前面引路，穿过串堂门来到二道院。这二道院也是方砖铺地，大小跟前院相似，院里头放着四口养鱼缸，里边都是一尺多长的金鱼。另外，院里摆着花架子，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香味扑鼻呀！银龙心中暗想：这个贼杀人不眨眼，还挺爱养花的，嘿嘿，你装什么斯文呢？心中觉得好笑。再看正三间有仆人早把帘笼高高挑起，胖老头迈步进去了。到里面净净面，洗洗手把身上的尘土掸掸，有人把拐杖接过，仆人献茶，老头吩咐一声：

“把他们三个给我押进来。”众庄客推推搡搡把萧银龙、张大猛、张小灵推到屋内。这小哥三并排往胖老头面前一站，一瞅这老头的身后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屏风后面有个门可以通到后院，左右是套间，都挂着茶青的软帘。由于门窗开着，过堂风吹得软帘是一起一伏。小哥仨无心观看这些，把脖子一拔，是一语不发。

老头喝着水，手捻着大连鬓胡子，冲他们三个说道：

“我说你们听着：你们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因何搅闹我的庄宅，居心用意是什么？快快从实讲来！”

萧银龙一瞪眼：

“呸！老匹夫少要出口伤人。我且问你，是你先惹我们还是我们先惹的你？你们为什么抓住我哥哥？如果你们不抓住我们的人，我们能上这儿来跟你打仗吗？事打根头起，你说怨谁？”

“哼，小家伙你伶牙俐齿挺能狡辩的，咱先不说谁对谁不对，我想知道你们是谁，敢报个名字吗？”

银龙一乐：

“当然有名有姓，可是就不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牙酸口臭，我怕玷污了我们的名声！”

“哎哟！”把胖老头气得脸就沉下来了：“小娃娃，你敢侮辱老朽，看来是无名少姓之辈。你不敢报通名姓！”这个老者用话一激萧银龙，小侠就有点受不住了。把脑袋一朴楞：

“我们要报出名姓，得吓破你的苦胆。你听着：俺乃是南京水西门外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我师父就是胜手昆仑侠胜英胜子川。我乃是他老人家门前的弟子，人送绰号塞北观音萧银龙，我爹就是三侠之一，震三山萧杰是也。这是我的俩个小师弟，张大猛，张小灵。”老头听完了，点点头：

“噢，怪不得你们这么蛮横呢！闹了半天有靠山，昆仑侠胜英是你们的师父，因此你们才这们猖狂撒野。我告诉你萧银龙，你不用拿大话拍我，我谁都不怕！胜英多个什么？萧杰几个脑袋？我就知道瞪眼宰活人！今天你们三个人被我抓住了，是生是死都得由我做主，我要说叫你们活，一句话

就把你们放了；我要说叫你们死，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们三个倾刻就得丧命。你们信不信？但是老朽年过花甲这般年纪，还得积点德行，因此给你们留一线生路。倘若你们肯于认错，向老朽赔个不是，那我就把你们放了，如果你们认为是胜英的门徒就不承认错误，那可讲不了了，休怪老朽无情！你们说吧，能不能认错？”

萧银龙一瞪眼：

“呸！老匹夫明明是你的不是，我们承认什么错？大丈夫可杀不可辱，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再过二十几年还是条好汉。你就来个痛快吧！”

张大猛和张小灵也把脑袋一“扑棱”，吼道：“老头你住嘴。我们乃是昆仑侠的门徒，不能给我师父丢人，想让我们认错没门儿，愿意杀你就开刀，想吃肉你就把嘴张开，皱皱眉头说个疼字，那就不是昆仑侠的门徒！”

“嘿，小娃娃，死到眼前还如此蛮横，我叫你们知道知道老朽的厉害！”老头说到这儿，站起来，把衣服脱了，把铁球放在八仙桌上，命仆人把砍肉大刀拿来了。这把刀是雪白刷亮啊。老者抬起靴子底“噌噌”把刀蹭了两下直奔萧银龙：

“小娃娃，今天我把你脸蛋子上的肉先削下来，然后再剁你的胳膊，砍你的腿。“刷”把刀就举起来了。萧银龙和张氏哥俩在这儿等死。等了半天这刀也没落下来。这老头就问：

“怎么样，你们认不认错？”

萧银龙又把眼睁开了：

“没门儿，死也不能认错！”

“我可真砍了。”

“随便吧！”这老者把刀一举然后放到桌子上了，捻髯大

笑：

“哈哈，罢了罢了，真不愧是胜三爷的门徒，果然有点骨气！”老头说完了，啪，啪，啪，拍了三掌，就见屏风后面转出几个人来。这几个人也是“哈哈”大笑啊！把这小哥三可笑懵了。定睛观看见出来三人，前边是一位老者，身材高大长得是虎背熊腰，面如瓜皮，浓眉大眼，头上带着鸭尾巾，身穿英雄氅，手里拿着皮纸的大扇子，腰里挎着鬼头刀。在老者身后跟着一个年轻漂亮小伙，大辫长衫腰系凉带，皮囊里装着十三节链子枪，这小伙长得白净，面皮五官英俊。小伙后边就是傻英雄孟金龙，一看孟金龙手里拿着大饼卷肉，一边走一边吃，咧着大嘴哈哈直笑。银龙认识前边这两位，是谁呀？正是莲君山的老庄主，虎头大王王令，在他身后的正是小侠刘云。再看刘云乐呵呵跑过来给萧银龙和张氏兄弟松绑，然后拉着银龙的手说：

“兄弟，您好吗？没想到咱哥俩在这儿遇上了。”

萧银龙又惊又喜，就好象作梦似的站在那里有点发傻。刘云接着说：

“贤弟呀，你怎么了？是不是感觉这事有点奇怪呀？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场的都是一家人，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把萧银龙拉到这胖老头面前。

“兄弟，要提起他老人家可是有名的人物呀，江湖人称：翻江搅海，一气浑元侠老侠客马九成，人家都管他叫马九爷。”

银龙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胖老头乃是威震广东的侠客爷，虽然没见过可早有耳闻，知道刚才是开玩笑，银龙这脸也红了，倒身下拜：

“老侠客在上，恕弟子冒昧多有得罪，我这赔礼了！”张

大猛张小令一看萧银龙服软，他们也跪下了：

“我们也错了，老侠客您可多加担待”。马九爷哈哈大笑，用手相搀：

“请起请起呀，方才我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无非是试试你们的胆量，可能有点过份，还望少侠客海涵。哈哈。”

萧银龙见过虎头大王王令，王令也把萧银龙搀起来，众人这才归坐。马九爷吩咐一声：

“来呀，排摆酒宴，权当老朽向几位少侠客赔礼了。”

时间不大，酒宴排开众人团团围坐。在酒席宴前，萧银龙就问王令和刘云：

“你们爷俩这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广东？”

小侠刘云闻听此话，不由得口打唉声，紧锁双眉。把酒杯一推是闷声不语。王令也挺伤心：

“孩子，要说起这件事来，真叫人难过。你听我详细道来。”虎头大王就把经过讲叙一遍。

原来，王令王老侠客占据“连云山”，那是公道大王，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称赞的，只因三鼠五寇大闹连云山，把老头给激怒，曾经协助胜英捉拿三鼠和五寇。之后把三鼠抓住归案，把五寇消灭，老侠客王令又回到连云山。小侠刘云因为跟三太银龙处得不错，是难舍难离，就帮着镖局抓贼，之后由老侠客、石多、石俊山从中为媒把林士佩的妹妹林淑梅许配给刘云。这小两口完婚了。您别看林士佩不是东西，他的妹子林淑梅可是个好姑娘。他们兄妹本质就不同。刘云这一完婚就没法跟镖局的人混事了，所以带着妻子赶奔连云山在那里安家立户，跟姐姐玉兰在一起生活。谁知道好景不长，林淑梅和刘云小夫妻完婚不到二年，林淑梅就病倒了，得了

个心口痛大口吐血的病，久治无效结果一命呜呼！二十挂零的人落了个夭折，她和刘云感情甚好，淑梅一死是痛不欲生啊！从那以后，王令老侠客给林淑梅安了葬，心里头也是不痛快。对刘云也十分的怜惜和同情。他发现这个孩子整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玉兰疼兄弟天天掉眼泪，王令老侠客一看这日子怎么过呀！后来他想了个办法，要给刘云再续一房，另娶一个媳妇，解开他的苦闷，改变一下处境。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哪！提出不少好人家姑娘，都被刘云给谢绝了，刘云立志不娶，谁说什么也不能动摇他的心。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王老侠客把刘云唤在面前痛责了一顿，说：妻子死了当然难过，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断了老刘家的烟火呀。人生在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难到老刘家传到你这辈，就要断子绝孙不成吗？你这样做能对得起谁？老朽我不能答应！王令一顿斥责，把刘云说得不言语了。后来由王令给他做主挑选妻子，挑来挑去这媳妇挑到广东来了。翻江搅海一气浑元侠马九爷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叫马金萍。这个姑娘不但人样子长得好，武艺也出众，马九爷爱如珍宝。因此女儿二十一了尚未找人家。这个事情就传到王令耳朵里了。老侠客一想：我跟马九交情莫逆，我们两家要是结了亲那是门当户对。因此派人前来提亲。马九爷还真同意了，要求今年六月让王令带着刘云前来相看。王老侠大喜，把连云山的事情安排安排，全让玉兰负责，这才领着刘云南下广东。

要说起王令和马九爷的交情可不是一天半天的啦。王令的原籍就在广东海口镇，跟马九爷是同乡，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等俩个人长大之后又同堂读书，二十岁这才分开。马九爷就没离开过广东，王令好动不好静这才流落到中原，之后在连云

山成了赫赫有名的虎头大王。马九成因为武功出众，人送绰号浑元侠，哥俩书信从来就没有间断，隔个三年五载的不是马九爷上连云山住半年，就是王令回广东住几个月。不然的话他们俩家怎么能结亲呢？简短捷说。

王令带着刘云来到广东海口镇，见着马九爷，马九是盛情款待呀。老俩口子做陪，一看刘云长的是堂堂仪表，小伙子又有能耐，人品又端正，是十分的满意。另外王令也看见了姑娘马金萍，一瞅这姑娘长得温柔典雅，知情懂礼，文武双全，也甚为称心。就这样没费事把这门婚事订妥了。过了礼之后王令和马九商议，今年年底就让他们夫妻完婚。双方定妥之后，王令就打算起身告辞，可马九说什么也不答应，一再挽留。故此，王令和刘云就没走，最近这两天，爷俩坚决要走，没想到萧银龙、张大猛、张小灵来了，至于刚才发生这些事纯属误会。这马九靠着家里头养船为生。海口镇所有的鱼户都归他管辖。所以，养着上千只船，光鱼户就有四五千，每一年他们把船分成几队到海中捕鱼捞蟹，有的远走南洋、在鱼减少的时候，他们也赶脚拉一些货物，从中谋利，维持大家的生活。因此这海口镇家家都很富裕，马九德高望重，就成了海口镇的总庄主，十六个大庄村，四十二个小庄村全都听他调动。只要马九爷说句话，比官府还好使唤。但是这两年来买卖不景气，什么原因呢？因为白玉祥占领九龙山十海岛，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他把方圆几十里都划为禁区，马九爷的船队不敢靠近，如果靠近他们不是开炮就是开弓放箭，双方发生好几次武装冲突，都是不了了之。马九爷一看连官兵都动不了九龙山，何况是我呀，只得忍气吞声。由于这儿离九龙山不太远，为了保护乡亲们安全，马九爷就派出不

少巡逻船只，让庄客们刺探九龙山情况，如果有不好的风声，随时报给他好作准备。萧银龙这小哥四个一租船，人家就引起怀疑了，一看他们四个都挺年轻，又带着家伙，还打听九龙山十海岛在哪个方向。这些渔户就误以为是贼，是和白玉祥钩打连环的，故此才要把他们干掉，结果发生了误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

萧银龙一问刘云为什么到广东来，王令这才把经过介绍一遍。王老侠说完就问萧银龙：

“孩子，你们光问我们啦，我还得问问你呀，你们小哥几个到广东来干什么？镖局的行情怎么样，我那胜英贤弟现在如何呀？”一句话碰着了萧银龙的伤心之处。银龙也是口打唉声：

“唉，老伯别提了，我师父又摊事了！”

“噢？什么事，快说！”

萧银龙就把胜英大闹平地播，夏侯商元掌打崔兆令，官府兵剿陈家庄这些经过讲说一遍，一直讲到胜奎被骗进九龙山，现在老少英雄全都一筹莫展。我们兵分三路赶奔九龙山十海岛，目的是为了了解救胜奎，不料误走此地。等萧银龙把话讲完了，虎头大王闻听把桌子一拍：

“哇呀呀，气死我也！”王令可真着急了，因为这老头是热心肠，跟胜英交情莫逆，胜英摊着事了，就等于他的事，老头叫完了，这才跟银龙说：

“孩子，你师父哪一样都好，就是太窝囊了，他总是抱着但能容人且容人的想法，光替别人着想不替自己着想，这才吃了大亏。儿子被人囚禁九龙山他还要容让，又怕大伙被株连，您说他这人有多窝囊，再说那些老少英雄也够可恨的，

连你们小哥几个都猜透你师父的心思了，那些人就看不到吗？他们为什么把人遣散，为什么不集中起来攻打九龙山呢？一直拖到现在这人还没救出来，你说叫人着急不着急呀！说句不好听的话，胜奎身陷虎口，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王令越说火越大：“银龙，你们等着，我带刘云赶奔九龙山，不管遇到多大的危险，也要把胜奎救出来！”说着，老头把椅子一推转身就走。萧银龙一看这老头的火性也太大了，赶紧过来拦住：

“老伯你先压压火，咱们从长计议。”

“唉呀，银龙你怎么跟你师父一样呢？有道是救人如救火，等咱们从长计议完了，胜奎的命也保不住了。你不用拦我。”浑元侠一看，急忙过来把王令给挡住：

“老哥你先留步，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胜奎已经押了这么多日子，也不在这么一会儿半会儿的。你先沉住气好不好。”

众人苦劝，这才把王令劝住，王令长吁短叹：

“好吧！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究竟怎么办好，我这个人历来就是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浑元侠一笑：

“老伙计，我说你沉住点气行不行？谁办事不干净，谁办事不利落了？容我们把话说清楚。”

“那你就说吧！”

“老伙计呀，这九龙山十海岛可不好惹呀，但有一线之路官兵能不把他剿灭吗？就因为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白玉祥又有能耐，手下人马多，战船又多，故此才不能奈何于他。凭眼前这几个人就破九龙山救胜奎，那不是笑话吗？我也不是打你的兴头，你别觉得你是虎头大王，你是侠客爷，真